在國際海洋發展史視野下的漳州月港

廈門大學 林仁川

漳州月港在中國航海史暨世界航海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世界首次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月港是大航海時代國際海上貿易的新型商港，是美洲大航船貿易的重要起始港，是大規模華商華僑闖蕩世界的出發港，也是中國封建海關的誕生港。

明代的漳州月港萬商雲集，馳名中外，在世界航海史上和首次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可是在我們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作為地方史的研究對象，其影響僅局限於福建或我國東南沿海，最多達東南亞地區。其實，從國際海洋發展史的視野來看，漳州月港不僅是我國東南沿海的貿易重鎮，而且還是著名的國際商港，其影響遠及歐美地區，應該引起國內及國際海洋史學者的高度關注。

一，月港是大航海時代國際海上貿易的新型商港

十五、十六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時期，在首次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國都出現一股向海外貿易發展的歷史潮流，出現一批向海外開拓市場的冒險家，形成一些以開展州際貿易為中心的新型商港，如葡萄牙里斯本是東方香料、非洲象牙和黑奴的轉運站，是西歐各國商販和水手的集中地。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成為地中海貿易的中心，是東西方貨物交換的集散地。印度的卡裡庫特成為印度西岸最大的貿易港口，印度、錫蘭、馬六甲、爪哇、班達群島和摩鹿加群島的各種香料和印度土產的紡織品大量集中到卡裡庫特，然後分別運往馬拉巴沿海、波斯灣和紅海各地。與此同時，在中國也出現一批新型國際海上貿易商港，其中以浙江的雙嶼港和福建漳州月港最為著名。嘉靖年間雙嶼港的海上貿易十分活躍，海外商船連檣往來，內地商人交通接濟，甚至沿海老百姓也運送蔬菜、糧食博取厚利，雙嶼港不僅是國內海商雲集的港口，而且是國際海商的集散中心。除了日本、彭亨、暹邏商人之外，葡萄牙商人和其它西方商人也到此貿易，據葡萄人賓托(F.M.Pinto)在當時的《遊記》中寫道，雙嶼港總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還有房屋一千餘幢，有的房屋建築費達三、四千金，還有教堂三十七所，醫院二所，每一年進出口貿易額達三百萬葡幣。〔1〕雖然賓托的描述有某些誇大之處，但當時雙嶼港的繁華是無可置疑的。

漳州月港興起比浙江雙嶼港更早。在宣德、正統年間開始海上貿易，至成化、弘治時月港已出現〝風回帆轉，實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騖爭持，以舶主上中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的繁榮景象，〔2〕享有天下小蘇杭的盛譽。正德、嘉靖之際月港海上貿易又進一步發展，世界各國海商連翩而至，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人在廣東被驅逐，轉到月港經商，不久，西班牙、日本商人也前來貿易，據說嘉靖二十年時，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達五百多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3〕至此，月港已成為中外海商進行國際貿易的新型大港，漳州附近海域〝每歲孟復以後，大舶數百艘，乘鳳掛帆，蔽大洋而下〞，〝閩漳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番物，往往絡繹於海上。〞〔4〕月港已發展成為〝方物之珍，家貯戶藏，而東連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諸國，其民無不曳繡躡球〞，號稱閩南一大都會。

由於月港私商的國際貿易已成既定事實，明王朝對此不得不加以承認，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福建巡撫塗澤民的〝議開禁例〞得到明穆宗的採納，明王朝被迫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並在月港設立縣治。海禁的部分解除和海澄縣治的建立，標誌著月港已從走私貿易港口轉變為合法的對外貿易的國際商港。由於開放海禁，隆萬時期月港進入全盛發展階段，周起元在《東西洋考》的序中寫道：〝穆廟時除販夷之律，於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5〕當時每年從月港出發的遠洋大船，據不完全統計，多達二百多隻。從月港起航的針路遍佈東、西二洋各國，與月港有直接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高達四十七個，每年從月港進口的貨物有一百一十六種。在月港經營海上貿易的中外〝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艨艟，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之大帆，約千尋之修纜〞。〔6〕月港已成為名符其實的新型的國際貿易大商港。

由於月港海上貿易的快速發展，城內居民大量增加，原來興建的城區已經容納不下眾多的工商人口，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郡守羅青霄著手擴建城區，擴建後的月港新城周圍長五百二十二丈，高二丈一尺，辟城門四個，東曰清波門，西曰環橋門，南曰揚威門，北曰拱極門，並建立三個月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縣令瞿宙又在縣治東北方跨城建築晏海樓，晏海樓〝東望汪洋，西輯岧嶢，南瞰演試，北俯飛航，實為城隅巨觀〞，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縣令毛文鳴又議擴城。月港經過數次的擴建，大航海時代已成為中外〝商賈輻輳〞，〝居民數萬家〞的國際著名的商業大城市，城內百工麟集，商店如林，碼頭上船桅遮日，成為東方的國際貿易大港。

二，月港是美洲大航船貿易的重要起始港

所謂美洲大航船貿易是指十六、十七世紀中國的絲綢和紡織品經過呂宋的馬尼拉用海上的大航船源源不斷地運往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魯，再轉運到歐洲各國。與此同時，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白銀經馬尼拉大量地輸入月港等中國各港口，在這條國際著名的大航船貿易線上，漳州月港是最重要的起始港之一。

福建由於氣候原因雖不是我國主要種植桑樹和產棉區，但明代由於海上貿易的發展，紡織業還是比較發達的，如明侍郎洪朝選同安人，〝妻蔡宜人，其父大賈也，….見洪家紡織，心悅之，晝夜從妯娌侄女輩學紡，久之其紡縷可雜苧紗蠶絲，織為衣布。〞〔7〕張燮在《清漳風俗考》中也指出，漳州城內〝百工鱗集，機杼爐錘，心手俱應，….前此未有也〞。〔8〕早在西班牙人到達呂宋時，漳州商人已將絲織品運到馬尼拉進行貿易，1521年麥哲倫在侯蒙洪島上看到中國的絲織品，在宿務島上看到黃色絲織頭巾，1570年戈第在巴都洛島附近搶劫兩艘中國商船，發現底艙有成捆的生絲和亂絲頭。西班牙人佔領呂宋以後，迅速開展與美洲的大航船貿易，使生絲和絲織品輸入呂宋的數量迅速增長，每年都有許多中國商船滿載各種生絲和絲織品駛往馬尼拉，其中很大部分是從月港輸入的，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月港發放船引八十八張，東洋呂宋就佔十六張，可見呂宋在月港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由於生絲貿易的迅速發展，絲及紡織品是輸入呂宋的最大宗產品，在華貨輸入總值中佔有很大比例，如1588年以前的幾年內，每年從中國輸入馬尼拉的總值二十二萬西元的貨物中各種食物如麵粉、糖、奶油、香橙、胡桃、板栗、菠蘿、無花果、李子、石榴、梨等水果，鹹豬肉及火腳等，一共只值一萬西元，其餘絕大部分為絲貨，其中包括花緞、黑色及帶有彩色的緞子、金銀線織成的浮花錦緞，以及其它絲織品。〔9〕

大量的絲和絲織品運到呂宋後，除一部分在當地消費外，大部分通過大航船貿易運往美洲各地，從馬尼拉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的大航船每艘都裝滿各種絲綢，少者三、四百箱，多者達一千多箱。如1636年出發的大航船中，有一艘超過一千箱，另一艘多至一千二百餘箱，內有珠色光緞250匹、深紅色的紗72匹，另外有些箱子專門裝載長絲襪，每箱1140雙，所以人們稱這些船為〝絲綢之船〞。〔10〕由於中國絲織品精緻美觀，價廉物美，深受美洲各階層人民的歡迎，迅速佔領了墨西哥市場，以致墨西哥境內除中國絲織品外，不復銷售其他國家的絲織品。運抵阿卡普爾科港的中國絲綢不僅銷遍墨西哥，還繼續銷往秘魯各地，使秘魯成為中國絲綢的又一市場，1602年秘魯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由於中國絲綢的大量銷售，利馬的兩班牙人都穿質量最好，價錢最貴的綢緞，節日盛裝和婦女衣著之繁多與華麗，是全世界其他王國所找不到的。不僅利馬如此，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都完全公開地出賣和穿著中國綢緞，西班牙人的衣料主要都是東方貨，從教士的法衣到利馬人的襪子都是如此。中國絲綢不僅佔領整個拉美市場，還越過大西洋，運銷到西班牙本土，直接衝擊西班牙的絲綢工業，結果，西班牙的所有絲織工廠全部都破產毀滅了，連經營對美洲貿易的商人也因損失巨大而破產了。〔11〕

由於當時海上貿易處於出超地位，每年都有大量白銀從月港源源不斷流入我國各地。當時白銀來源除日本外，主要是呂宋，呂宋並不產白銀，而是通過大帆船貿易，美洲的白銀大量運到呂宋，再經月港流入中國。拉丁美洲是世界著名的產銀區，西班牙人佔領後，進行大規模的開採，其中僅秘魯南部的波爾多銀礦，從1581年至1600年每年平均產量達二十五萬四千公斤，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產量的六成。不久，墨西哥銀礦又異軍突起，後來居上，產量劇增，成為全世界產銀最多的地方。大航船貿易開始後，西班牙人每年從拉丁美洲運出大批銀元到呂宋購買中國絲綢等商品，使白銀大量流入中國，1586年一位西班牙官員給西班牙國王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說，許多白銀和銀幣都運到馬尼拉去交換中國貨物，這些銀子雖然有一些留在菲島，但絕大部分都被從中國大陸運貨到那裡出售的華商運走。1597年西班牙菲律賓總督在給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說，所有的銀幣都流到中國去了。1598年馬尼拉大主教在給腓力伯二世的信中也說，每年從新西班牙運來的一百萬西元的銀幣，都違反陛下的命令，全部轉入中國異教徒之手。有一位曾長期在菲律賓的傳教士在1630年寫的一本書中說，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因為銀子流到那裡後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監禁在牢獄中那樣。該書作者最後說，我這樣敘述，絕不是由於道聽途說，而是多年來親眼看見和親身經驗的結果。〔12〕據德國現代著名學者貢德.弗蘭克的研究，1610年以前，平均每年有15噸白銀從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以及更早一些時侯從秘魯用大航船直接運到馬尼拉，幾乎所有這些白銀都又轉運到中國，從1610年到1640年平均每年增加到20噸。〔13〕對於白銀的輸入情況，我們從福建地方文獻也可找到有關記載，萬曆年間，晉江人李廷機寫道，〝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訌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餉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蓋貧民藉以為生，冒禁陰通，為患滋大，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雜物，貿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14〕海澄人張燮在《東西洋考》中也說，〝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也無幾〞，為此，月港的督餉館還專門設立加增餉，因月港海商到呂宋貿易，很少運貨物回來，而帶回大批的墨西哥銀元，這就逃避了進口稅，明政府為了彌補這種損失，特地規定凡從呂宋回來的商船，每船加增稅銀150兩，後因月港海商叫苦連天，認為負擔太重，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才減為每船120兩。〔15〕從加增餉的特設，可見拉丁美洲白銀大量流入月港之一斑。此外，我們從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中也得到有力的證實。1982年省交通規劃勘探隊在東山縣城關的海灘中找到外國銀幣4枚，幣面中央有一大十字架，分隔成四個小圖案，交叉相對成一組城堡，一組立獅，以十字架為中心的雙城兩獅外圍，依次環飾著複式花邊，凸點聯珠和拉丁文，從幣面紋章和字銘考釋，這些銀幣可能是由月港流入漳州地區的西班牙銀幣。〔16〕

通過大航船貿易從月港流入的西班牙銀元支持了地方財政，號稱〝天子之南庫也〞，同時也對賦役制度，商業交易，物價工資產生深遠的影響。首先，白銀成為民間最通行，最可靠的交換貨幣，成為當時市場流通的主要貨幣，這在中國貨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次，白銀的大量流入，擴大了貨幣在賦役中的比重，促進了明清賦役制度的改革，可以說，隆慶，萬曆以後，以征銀為主要特徵的一條鞭法能比較順利的推進，是以白銀大量流入分不開的。第三，白銀的大量流入雖然沒有引起〝價格革命〞，但對物價產生了影響，造成明末清初物價的普遍上漲。〔17〕從上可見，以月港為起始港的大航船貿易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及對世界的社會經濟產生多大的影響，因此，月港決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港口，而是十六、十七世紀首次世界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國際商港。

三，月港是大規模華商華僑闖蕩世界的出發港

早在唐宋時期，東南沿海人民已出海貿易，但真正大規模地到世界各地經商貿易並客居外國是從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開始的，此時的月港成為華商華僑出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據張燮《東西洋考》記載，與漳州月港進行海上直接貿易就有東西二洋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東起日本、朝鮮，中經菲律賓群島和南洋群島，西達阿拉伯半島，甚至非洲東海岸，到處都有月港海商的足跡，他們經常航行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出沒於沿海各個港口，從事各種海上貿易活動，其中有一部分海商定居國外，建立各種海外貿易據點，有的與當地人民共同開發土地，發展經濟，成為海外華僑。如東去日本，雖然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取消部分海禁，准販東西二洋，然而對日貿易仍然沒有開放，儘管明朝政府規定不得往日本倭國，但〝民情趨利如水赴壑，決之甚易，塞之甚難〞，月港海商採取各種對策，避開官方的檢查，揚帆日本，如〝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駛鳥船，稱往福寧御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18〕董應舉在《崇相集》中也指出〝海賊亂閩十有三年矣，初皆漳泉百姓慣通日本者聚眾劫船，擄人取贖，得利既多，傚尤者眾，連村滿海，盡為盜區，而莫可御止〞。〔19〕隨著中日民間貿易的發展，到日本定居的月港海商越來越多，福建巡撫南居益指出〝聞閩越三吳之人，住於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20〕朱國禎在《湧幢小品》中也記載〝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嘉靖)三十六年至長崎明商不上二、三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矣〞。

菲律賓群島是月港海商和漳州華僑另一個重要的聚居地。早在宋代，我國海商已航行到麻逸(今菲律賓民都洛島)、三嶼(今菲律賓卡拉綿島和巴拉望島一帶)，明朝中葉以後，這種貿易關係得到飛速發展，月港海商不僅與菲律賓北部的呂宋，中部的民都洛、巴拉望等地保持貿易關係，而且擴展到南部的蘇祿、宿務、棉蘭老等各島，當月港商船到達時，當地商人立即〝將貨盡數取去〞，由於與月港海商貿易〝利數十倍〞，所以他們迫切要求月港海商經常來此地貿易，為了爭取華商的到來，甚至採取挽留人質的做法，〝夷人慮我舟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為質，以冀後日之重來〞。〔21〕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漳州人經月港大量稱居菲律賓群島，據《明史》記載，〝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22〕尤其是隆慶元年，部分開放海禁以後，去菲律賓的漳州人更多，在呂宋逐漸形成華僑集中居住地，號稱〝澗內〞，閩人何喬遠說，〝其地(呂宋)邇閩，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其久賈以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23〕張燮《東西洋考》也指出〝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24〕據菲律賓史料紀載，1591年〝澗內〞已有華僑店舖二百家，郊區華僑達三萬零六百四十人。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大屠殺華僑，並多次限制華僑入境人數，但在漳州富商的帶頭下，仍有大量的漳州人湧到馬尼拉，到1614年菲島華僑又達二萬多人，另一個文件說1639年菲島共有華僑三萬三千人。〔25〕從上可見，明代漳州人經月港移居菲律賓的華僑何其多也。此外，南洋群島、中南半島各國也分佈許多月港海商和漳州華僑，如東爪哇杜板已有數千家華商，〝二酋主之，皆廣東漳泉人〞。又如印尼舊港也是漳州人的聚居地，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為番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雲〞。〔26〕再如安南的會安港出現閩商聚居的唐人街，曾到過會安的釋大汕說〝蓋會安各國客貨碼頭，沿河直街長三、四里，名大唐街，夾道行肆，比櫛而居，悉閩人也〞。〔27〕總之，明朝末年從漳州月港出海的商人和華僑已遍佈東亞及南亞各國，月港已成為大規模華商華僑闖蕩世界的出發港。

四，月港是中國封建海關的誕生港

隆慶元年隨著月港的開放，終於把靖海館改為督餉館，設稅務官一名，餉吏二名，書手四名。出海船隻發給船引，徵收的稅收有水餉、陸餉和加增餉。督餉館的設立及新商稅的徵收與舊市舶司的管理有很大的區別，是一項重大的改革。

貢舶貿易對貿易國對像有限制，入貢時間為定期，月港新辦法取消這些限制，除日本外，任何國家可隨時來月港貿易。

貢舶貿易的目的主要在政治懷柔遠人，因此貢品例不給價，而用賞賜的方式，回贈大量物品或錢鈔，順便帶來的貨物雖有抽分，也經常免抽。月港新辦法是任何商品，均採取論價交易的市場貿易方式。

貢舶貿易輸入的貨物大多由政府專賣，只有少量劣等貨才開放交易，但也要在指定地點並在官員監視下進行，月港新辦法只要納完稅均可自由上市交易。

貢舶貿易大部分是物物交換，月港新辦法改為徵收貨幣，這是中國關稅的重大變化，標誌著新的關稅制度的萌芽，因此我們說中國封建海關的誕生地不是清代的廣東，而是明代的月港。

註釋

〔1〕張天澤《中葡通商研究》第77頁
〔2〕乾隆《海澄縣志》卷15，風俗
〔3〕張燮《東西洋考》卷7 餉稅考 中華書局 1981年版
〔4〕張幫奇《張文定甬川集》《明經世文編》卷147
〔5〕張燮《東西洋考》周起元序
〔6〕乾隆《龍溪縣志》卷22 ，藝文
〔7〕何喬遠《閩書》卷141 閩閣志
〔8〕光緒《漳州府志》卷46 藝文
〔9〕〔10〕全漢升《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
〔11〕嚴中平《老殖民主義史話選》第343頁 北京出版社 1984年版
〔12〕全漢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
〔13〕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第204頁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年版
〔14〕李廷機《李文節公文集》見《明經世文編》卷460
〔15〕張燮《東西洋考》卷7 餉稅考
〔16〕張仲淳《福建東山出土的外國銀幣》載《福建文博》1982第二期
〔17〕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 第九章私人海上貿易的影響和作用 華東師大出版社 1986年版
〔18〕許孚遠《敬和堂集》《明經世文編》卷400
〔19〕董應舉《崇相集》第2冊 閩海事宜
〔20〕《明天啟實錄》卷53
〔21〕張燮《東西洋考》卷5 蘇祿
〔22〕《明史》卷323 呂宋
〔23〕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三.呂宋》
〔24〕張燮《東西洋考》卷5 呂宋
〔25〕嚴中平《老殖民主義史話選》第384頁
〔26〕《明史》卷324 三佛齊
〔27〕釋大汕《海外紀事》
主要參考書：林仁川《揚帆台海通絲路》叢書（四卷本）
2019年鷺江出版社出版